

宋江窟羅漢門

文·圖片提供／黃名宏（國小教師、陣頭研究者）



▲內門宋江陣。

臺灣宋江系統武陣絕大多數分布於雲嘉以南的傳統聚落，臺南、高雄兩地尤為密集，均有數百陣保存其間，並且至今仍然活躍，如後壁「下茄苳媽」出巡之境、古臺江及倒風內海地區、二層行溪流域、左楠地區等，都是風格鮮明的陣頭文化區塊；名聞遐邇的高雄「內門宋江陣」，即屬於二層行溪流域文化區塊的一部分。

內門舊稱「羅漢門」，位於二層行溪上游，北為阿里山山脈新化丘陵的延伸，南有月球表面般的古亭坑層青灰岩地形，因溪流亙古以來的侵蝕，雕琢出千山瘦削奇景，如昔日羅漢門聯絡府城的雁門古道，煙雨如畫，即名列巡臺御史錢琦詩中「臺陽八景」之一。而重巒疊嶂，「緣崖路狹不堪旋馬」，使這裡不但是官府眼中南北往來的中路要衝，也是奸宄出沒、鞭長莫及的天關雲塞。

明鄭時期，原本活動於茄苳、路竹一帶的平埔馬卡道族大架顛社人，溯二層行溪而上，成為最早遷居內門的居民。其

後西拉雅族新港社、大目降社、蔴荳社、洪雅族哆囉囑社、布農族、魯凱族人及少數的漢人也相繼至此；包括因鄭經繼位後「頗改父之臣與父之政，軍亦日削」，而作賦為諷的沈光文，後來他被迫「變服為浮屠，逃入臺之北鄙，結茅於羅漢門山中以居」，幸得內門天險而避過死劫。

1721年，臺灣知府王珍腐政，鴨母王朱一貴以明室後裔號召反清，於羅漢門豎旗舉事，揭開清領時期臺灣民變始頁。破鳳山，占府城，著戲服於大天后宮登基。開國不到兩個月，旋於清軍入臺後崩解。朱一貴伏誅亂平，餘黨遁入山區，致使閩浙總督打算「山中居民，盡行驅逐，房舍盡行拆毀。」以使無窩藏竄逃之地。後來接受藍鼎元「添兵設防，廣聽開墾」的建議，漢人始大舉入墾。朱一貴成為羅漢門的英雄，鴨母寮庄因其發跡地而得名，村民恭雕神像祀於庄廟興安宮，近年更積極將社區建設成「鴨母王文化園區」。

嘉慶年間，大盜蔡牽滋擾羅漢門，鳳山歲貢生游化「奉檄縋城而出，募義勇守



▲有如月球表面的古亭坑層青灰岩地形。



▲朱一貴紀念雕像。

內門官倉，眾恃以安。」1823年，賊匪楊良斌作亂，「內門路通南北，化募民堵禦，賊不得逞，乃受縛。」游化並在1845年倡建萃文書院，自此羅漢門文武英才輩出，造就「九萬十八千，八秀三貢生」盛況。

1832年，嘉義張丙事件起，南路「鳳山許成、臺灣林海攻鳳山，奪羅漢門」，欲據為巢屯。埤仔墘人劉元朋號召鄉民抗之，雙方激戰於今觀亭、內東、內南一帶，至亂平，陣亡義民共五十二名，立祠入祀於今內門紫竹寺廟室。

可見群峰列嶂、族群雜匯的環境，常為內門帶來治安問題。各聚落為了求自保，設館習武、組織鄉勇以自衛，養成當地剽悍尚武的民風，連佛祖媽的父親妙莊王都成了「武功尊王」，為後來「宋江窟」奠下根基。如日治時期武術名宿戴朝清號召「三十六隘丁」入墾橫山，即為橫山宋江陣之前身。當地宋江系統武陣注入原住民出草、狩獵的元素，發展出獨特的「番仔宋江」陣式，則是漢、番文化交互影響結果。

內門宋江陣之所以歷久不衰，最主要的因素在於觀音佛祖信仰。清康熙年間，先民郭氏兄弟四人奉佛祖媽三尊渡臺，定居於中埔番子路一帶；後開枝散葉，兄弟分家，大、二媽也分奉他地，四子郭元興仍祀三媽於番子路。1732年，因「飛爐傳說」，而由當時縣丞葉文炳發起興建廟於

蓮花寶穴，三媽落公，並自東勢埔迎回大媽，成為羅漢門的信仰中心。後經歷代修建，觀亭紫竹寺儼然為臺灣的觀音信仰重地。

歷來紫竹寺有「弄三冬，歇三冬」之佛祖遶境習俗，一旦辦理，境內各庄必自組文武陣頭共襄盛舉，總數四十餘，若加上各級學校的陣頭社團則可達六十隊之多，其中宋江系統武陣約有二十陣之多（含學校團隊），以一個一萬五千人口的偏鄉而言，殊屬不易；宋江系統武陣密度之高，更可謂舉目無出其右。他們隨駕佛祖媽遍巡內門各角落，如金蛇纏繞於群峰萬壑間，並發展出八卦獅、探館、槍刀巷、接陣、丁頭做敬、食飯湯等深具地方色彩的活動內涵。

1967年，因地方派系分歧，內埔地區另建南海紫竹寺與觀亭地區分庭抗禮，遶境祭典也同樣「弄三冬，歇三冬」，自此內門文武陣頭分屬兩地。2001年起，由政府主導辦理一年一度的「高雄內門宋江陣」活動，結合文史導覽、內門總鋪師饗宴、文武陣頭大匯演、創意宋江陣比賽等內容，並先後入選交通部觀光局評定「臺灣十二項大型地方節慶活動」及「臺灣觀光旗艦五大活動」，雖為地方帶來能見度與一時的觀光人潮，但對於當地陣頭文化保存與延續的議題仍需朝野多作思考。



▲臺灣觀音信仰重地——觀亭紫竹寺。